

龔鵬程 主編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出版



鵬程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七輯

龔鵬程 主編

第 15 冊

王安石詩研究

梁明雄 著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七輯 第十五冊

ISBN : 978-986-254-130-2

王安石詩研究

作 者 梁明雄

主 編 龔鵬程

總編輯 杜潔祥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行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行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台北縣永和市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

電話：02-2923-1455 / 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ms59.hinet.net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0 年 3 月

定 價 第七輯 20 冊（精裝）新台幣 28,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王安石詩研究

梁明雄 著

作者簡介

作者梁明雄，台灣省彰化縣人，青壯從事公務，垂十八載，中年始轉任大專教職，傳道授業，終身以之。自幼對於國學典籍、詩詞文章夙具興趣。有感於中國傳統文化之博大精深，義蘊無窮，有志一窺堂奧，考古證今；乃以文學為畢生志業，孜孜於經史之綜觀，文集之泛覽，追步先哲之後塵，掇綴珠玉於墳典。

早歲就讀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遊藝外雙溪畔。從學師友，固多俊彥，唯以年華青澀，智慮淺浮，業畢而學未就，因續入東海，再訪名師，韶光易駛，二載於茲。

此其間幸遇蕭所長繼宗教授、巴師壺天教授等宗師，得以入室受業，親沐警歛。指導教授巴師時已年逾古稀，仍不辭車馬勞頓，每週往返北中授課。指迷證道，誨我諄諄，藹然仁者之風，誠攀慕之無從也。此文之成，實受其賜，身教言教，感戴獨多，典型雖遠，猶冀其有後起者乎。

提 要

安石學宏思精，稟性高潔，故詩風峻切質直，了無含蓄，殆近韓體。晚年規撫老杜，博觀約取，始盡深婉不迫之趣。其詩上承歐梅，下啟西江，格高意妙，允推宋詩一大家。

政治與佛理之詩最具特色，雖是議論獨多，不免以文為詩之病，兼好模襲，頗多剽竊前人之迹；然下字之精，用事之切，對偶之嚴，意境之高，則世罕其匹，古今獨步。

詠史詠物諸作，亦多義理精深，情辭愀款，其中遣詞琢句，出入變化，常能言人之所未嘗；自立機杼，推陳翻新，迥出眾人意表。其於絕句用力特深，不惟精切藻麗，妙冠古今；亦且短語長事，超拔流俗，雅富山林閒適之氣，大非宋詩淺率疏淡之比。

約而言之，王安石詩之特點要有十端：翻案立異，借古比今，化凡為奇，束廣就狹，以文為戲，好用同字，愛用疊字，慣用代字，多用疑辭，善用語助。

目次

第一章 導 論	1
第一節 宋初詩壇	1
第二節 王安石生平	4
第三節 王安石年譜	5
第四節 嗜好與個性	8
第五節 王詩板本	18
第二章 優 點	23
第一節 下字有眼	23
第二節 用事精切	27
第三節 對偶精嚴	30
第四節 刻畫入微	33
第五節 意境高遠	34
第三章 缺 點	37
第一節 佻巧軟弱	37
第二節 失序重複	39
第三節 武斷失實	40
第四節 刻意模擬	42
第五節 以文爲詩	57

第四章 特 點	61
第一節 翻案立異	61
第二節 借古比今	66
第三節 化凡爲奇	72
第四節 束廣就狹	73
第五節 以文爲戲	74
第六節 好用同字	76
第七節 愛用疊字	78
第八節 慣用代字	91
第九節 多用疑詞	94
第十節 善用語助	107
第五章 分 論	113
第一節 政治詩	113
第二節 佛理詩	120
第三節 詠史詩	123
第四節 詠物詩	129
第五節 山林詩	133
第六節 抒情詩	136
第六章 餘 論	141
第一節 師韓	141
第二節 宗杜	144
第三節 絕句	151
第四節 集句	153
第五節 疑詩	155
第六節 仿詩	156
第七節 詩譏	158
第八節 詩風	160
第七章 結 論	163
參考書目	165

第一章 導 論

第一節 宋初詩壇

歌詠之興，自生民始，古者民俗歌謠，皆謂之詩，蓋「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咨嗟詠嘆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朱熹詩經傳序）。故李太白集中歷論諸家曰：「詩之興作，兆基邃古：唐歌，虞詠，始載典謨；商頌，周雅，方陳金石。其後研志緣情，二京彌甚；含毫瀝思，魏晉彌繁。」（詩人玉屑）元楊仲弘詩法亦曰：「詩體三百篇流爲楚詞，爲樂府，爲古詩十九首，爲蘇李五言，爲建安黃初，此詩之祖也。文選劉琨阮籍潘陸左郭鮑謝諸詩，淵明全集，此詩之宗也；老杜全集，詩之大成也。」

詩分唐宋，或以唐詩爲正宗而雅正，宋詩爲別派而支離，歷來論詩者皆尊唐而黜宋，謂宋詩議論盛而興寄衰，氣韻弱而句格尚，至詆之曰「腐」。宋蔡夢堂詩話云：「明自嘉隆以後，稱詩家皆諱言宋，至舉以相訾訾，故宋人詩集，庋閣不行。近二十年來，乃專尚宋詩，至吾友吳孟舉宋詩鈔出，幾於家有其書。」吳之振宋詩鈔序則謂：「宋人之詩變化於唐，而出其所自得，皮毛落盡，精神獨存」，因譽之曰

「新」，而謂「取材廣而命意新，不勦襲前人一字」。

然則時運交移，人因其境，質文代變，世異其辭，世代固不容軒輊，而唐宋亦各擅勝場，元傅與礪《詩法正論》稱：「唐人以詩爲詩，宋人以文爲詩，唐詩主於達性情，故於三百篇爲近，宋詩主於立議論，故於三百篇爲遠；然達性情者，國風之餘，立議論者，國風之變，固未易以優劣之也。」誠爲通論。巴師壺天〈論陳后山詩〉謂：「論我國詩者，往往非挑唐，即祖宋，大抵唐詩多以神韻興象擅場，宋詩多以筋骨思理見勝，曰唐曰宋，豈必朝代之殊，實亦體性之別；故唐人詩有開宋調者，宋人詩亦有類唐音者，不可一概論也。」（藝海微瀾）尤具卓見。

陳石遺《宋詩精華錄》，仿明高棅所分唐詩之次第，亦分宋詩爲四期，以元豐元祐以前爲初宋，西崑諸人比王楊盧駱，蘇梅歐陽方陳杜沈宋；由二元盡北宋爲盛宋，以王蘇黃陳秦晁張擬李杜岑高龍標右丞；南渡（曾）茶山（陳）簡齋尤（袤）蕭（東夫）范（成大）陸（游）楊（萬里）爲中宋，唐之韓柳元白也；四靈以後爲晚宋，謝舉羽鄭所南輩，如唐之有韓偓司空圖。至宋詩之演變，則如全祖望《宋詩紀事序》所言：「宋詩之始也，楊劉諸公最著，所謂西崑體者也。慶曆以後，歐蘇梅王數公出，而宋詩一變。涪翁以崛奇之調，力追草堂，所謂江西詩派者，而宋詩又一變。……」

宋初襲晚唐之遺音，加文人之藻翰，詞餘于意，人賊乎天，西崑體是也。此派以楊億（大年）爲首，錢惟演（希聖），劉筠（子儀）等十七人附和之，號其詩曰西崑酬唱集，宗奉李商隱，專以用典琢字，對仗工麗爲主。雖風采可觀，聳動天下，然多用故事，語僻難曉；尙濃艷而乏神韻，重形式而寡內容；無義山之深秀，而有其鉅釘之患，拈拾飛卿之衣袍，而少其藻腴之潤，故爾對偶雖工，佳句殊少，石介《怪說》譏曰：「楊億窮妍極態，綴風月，弄花草，淫巧侈麗，浮華纂組。」四庫提要評曰：「西崑酬唱集詩，宗法唐李商隱，詞取妍華，而不乏興象，效之者失其本真，惟工組織，於是有優劣掇摭之戲，石

介至作怪說以刺之。」

於時崑體盛行，固亦不乏沖淡閒遠之作，以與之抗，如王禹偁，徐鉉等專學白居易之平易雅正，是爲「白體」。不尙奇險瑰麗，純用唐音，獨開風氣，功雖不就，然歐陽文忠承其餘響，始克矯崑體之弊，厥績亦偉矣。太宗雍熙後，復有林逋，寇準、潘閬、魏野等法晚唐賈島，號「晚唐體」，重鍊句而忽鍊意，愛近體而輕古體，雖與白體各立門戶，並轡文囿，然無碍西崑之獨霸也，迨梅蘇出而宋詩始變。

梅堯臣詩主深遠閒淡，不尙詞華，其詩論以爲：「詩家雖率意而造語亦難，若意新語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爲善也。必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然後爲至矣。」蘇舜欽愛作長歌，其詩以奔放爲主，迥異乎梅堯臣，故六一詩話論之曰：「聖俞，子美，齊名於一時，而二家詩體特異。子美筆力豪雋，以超邁橫絕爲奇；聖俞覃思精微，以深遠閒淡爲意。各極其長，雖善論者，不能優劣也。」其二人於詩體鼎革之功，有如沈德潛所述：「宋初台閣倡和，多宗義山，名西崑體，梅聖俞蘇子美起而矯之，盡翻科臼，蹈厲發揚。才力體製，非不高於前人，而淵涵淳蓄之趣，無復存矣。」

繼梅蘇之後，而有歐陽修承其緒，詩主昌黎，專尙氣格，獨抒胸臆，不事蹈襲，以平淡通達之詞，革西崑僻澀堆砌之病，簡易雄深，自成一家，故葉燮「原詩」論修與梅蘇曰：「本變崑體，獨倡新生，必辭盡於言，言盡於意，發揮鋪寫，曲折層累以赴之，竭盡乃止。」

其後蘇王並作，蘇詩豪邁超曠，如天馬行空，王詩精深簡淡，似游魚在水，建詩壇之新體，垂百代之軌範。安石尤以政治之領袖，爲翰苑之巨擘，上祖文忠之餘響，下導江西之嗣音，啓承之間，實爲津梁，故沈卓然跋之云：「風雅道衰，遞變而爲騷，猶未離於正，自漢以降，代有作者，而以唐爲盛。有唐一代，又以杜子美爲冠絕……宋代不乏以詩名家者，如歐陽修、蘇子美、梅聖俞、蘇東坡、黃山谷、范石湖、陸劍南諸公，咸傑出一時，是以嗣響唐賢而無愧，而王臨川以政治文章顯，其詩文則略與韓昌黎近。」

第二節 王安石生平

王安石，字介甫，初字介卿，小字獯郎，晚號半山，生於真宗天禧五年（按其生卒年有二說，本傳稱：「元祐元年卒，年六十八」，清顧棟高著《王荊國文公年譜》據此上推生年，遂定為天禧三年己未）然據宋吳曾《能改齋漫錄》則曰：「王介甫，辛酉十一月十二日辰時生」，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中《王安石傳誤》，乃引長編載安石移書呂惠卿，有「毋使齊年知」之語，齊年者，馮京也，馮京生於天禧五年（見宋史卷三百十七），近人于大成氏《關於王安石二三事》，復引《酬冲卿見別》（卷卅三）：「同官同齒復同科，朋友婚姻分最多」，冲卿即吳充（宋史卷三百十二），生於天禧五年，王詩中亦屢使「白雞」事，均為酉生之證。此外宋人筆記中記載荊公生於辛酉或享年六十六之文尚多，故宋詹大和甄老作《王荊文公年譜》，即據之謂：「真宗皇帝天禧五年辛酉公生於是年」，附刊於元大德本李璧箋註王荊文公詩卷首，此據詹譜。）《宋元學案》卷九十八：《荊公新學略》中記其生平甚中肯綮，茲錄之如下：

王安石，字介甫，臨川人，蚤有盛名，舉進士高第，簽書淮南節度判官，召試館職，固辭。知鄞縣，三日一治縣事，起堤堰，決陂塘，為水陸之利，貸穀於民，立息以償，俾新陳相易，邑人便之。通判舒州，以文潞公薦，再召試為群牧判官，出知常州，提點江東刑獄，入為三司度支判官，獻書萬餘言，極陳當世之務。除直集賢院，累辭，不獲命，始就職，除同修起居注，固辭，遂除知制誥。神宗即位，除知江寧府，召為翰林學士，未幾，參知政事。先生既執政，設制置三司條例司，與知樞密院陳升之同領之，而青苗免役市易保甲等法，相繼興矣。自變法以來，御史中丞呂誨等，力請罷條例司并青苗等法，諫官孫莘老覺李公擇常胡完夫宗愈御史張天祺戡王子韶陳古靈襄程明道顯，皆論安石變法非是，以次罷去，前宰相韓魏公琦，亦上疏論青苗之害，先生稱疾求分司，不許。三年，拜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知制誥，其徒呂惠卿修撰經義，先生提舉王韶取熙河洮

岷疊宕等州，先生率群臣入賀，神宗解玉帶賜之，以旌其功。慈聖光獻皇后宣仁聖烈皇后間見神宗，流涕言新法之不便者，且言王安石亂天下，神宗亦流涕，退，命先生裁損之，先生重爲解，乃已。七年，神宗以久旱，益疑新法之不便，遂以吏部尚書觀文殿大學士知江寧府，明年，復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初，呂惠卿爲先生所知，驟引至執政，洎先生再相，苟可以中先生，無不爲也，會先生子雱卒，先生丐奉祠，以使相爲集禧觀使，封舒國公，又辭使相，乃以左僕射爲觀文殿大學士。元豐三年，改封荊國公，退居金陵，始悔恨爲惠卿所誤。哲宗即位，拜司空，明年卒，贈太傅，紹聖初，謚曰文，配享神宗廟庭。崇寧二年，配享文宣王廟，靖康元年，停文宣王配享，列於從祀，後又罷配享神宗廟，而奪其封爵。初先生提舉修撰經義訓釋詩書周官，既成，頒之學官，天下號曰新義，晚歲爲字說二十四卷，學者爭傳習之，且以經試於有司，必宗其說，少異，輒不中程。先生性強伎，遇事無可否，自信所見，執意不回，至議變法，而在廷交執不可，先生傳經義出己意辯論，輒數百言，解皆不能詘，甚至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卹。罷黜中外老成人幾盡，多用門下儼慧少年，久之，以旱引去，洎復相，歲餘罷，終神宗世八年不復召，而恩顧不久衰云。

第三節 王安石年譜

王安石，江西撫州臨川縣人，曾祖明，以子貴贈官，祖用之，衛尉寺丞，祖母謝氏，封永安縣君，父益，字損之，祥符八年進士，歷任方面，所至有聲，仕至尚書都官員外郎，通判江寧府，卒官，年四十六。安石兄安仁（常甫），次安道（勤甫），母徐氏出，公與弟安國（平甫），安世，安禮（和甫），安上（純甫），母吳氏出。子雱（元澤）、次勞。

宋眞宗天禧五年辛酉（一歲）：公生，時父爲臨江軍判官。

仁宗明道二年癸酉（十三歲）：父益丁憂解官，隨父還臨川。

景祐三年丙子（十六歲）：隨父益至汴京。

景祐四年丁丑（十七歲）：隨父益至江寧。

寶元元年戊寅（十八歲）：丁父憂家於江寧。

慶曆元年辛巳（廿一歲）：入京應禮部試。

慶曆二年壬午（廿二歲）：登楊真榜進士第四名（第二名王珪，第三名韓絳），旋簽書淮南判官。

慶曆三年癸未（廿三歲）：仍官淮南。

慶曆四年甲申（廿四歲）：自揚州還臨川，子雱生。

慶曆五年乙酉（廿五歲）：秩滿解淮南官。

慶曆六年丙戌（廿六歲）：自臨川入京。

慶曆七年丁亥（廿七歲）：調知鄆縣。

慶曆八年戊子（廿八歲）：宰鄆。

皇祐元年己丑（廿九歲）：宰鄆。

皇祐二年庚寅（三十歲）：解官歸臨川。

皇祐三年辛卯（卅一歲）：改殿中丞，通判舒州，不就館試，有狀免試，發赴舒州。

皇祐四年壬辰（卅二歲）：官舒州。

皇祐五年癸巳（卅三歲）：官舒州，祖母卒。

至和元年甲午（卅四歲）：除集賢校理，辭不赴，歸臨川。

至和二年乙未（卅五歲）：兼群牧判官。

嘉祐元年丙申（卅六歲）：被使行畿縣。

嘉祐二年丁酉（卅七歲）：知常州。

嘉祐三年戊戌（卅八歲）：自常州移提點江東刑獄。

嘉祐四年己亥（卅九歲）：提點江東刑獄。

嘉祐五年庚子（四十歲）：入爲三司度支判官尋直集賢院，上仁宗萬言書，言天下事。

嘉祐六年辛丑（四一歲）：任知制誥，御試進士。

嘉祐七年壬寅（四二歲）：知制誥。

嘉祐八年癸卯（四三歲）：知制誥，八月丁母憂解官歸江寧。

英宗治平元年甲辰（四四歲）：居喪江寧。

治平二年乙巳（四五歲）：七月服除，有旨召赴闕，以疾辭，自乞分司。

治平三年丙午（四六歲）：居江寧。

治平四年丁未（四七歲）：在江寧，除知江寧府，一辭旋起視事，九月因曾公亮薦除翰林學士，未即赴，仍居江寧。

神宗熙寧元年戊申（四八歲）：四月奉詔越次入對，始入京。

熙寧二年己酉（四九歲）：二月參加政事，旋與陳升之同領制置三司條例司，勵行新法。

熙寧三年庚戌（五十歲）：參加政事，十二月與韓絳並同中書門下事，變法。

熙寧四年辛亥（五一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變法。

熙寧五年壬子（五二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變法。

熙寧六年癸丑（五三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三月兼提舉經義局，變法。

熙寧七年甲寅（五四歲）：同平章事兼提舉經義局，四月乞解機務，罷相出知江寧。

熙寧八年乙卯（五五歲）：二月復拜同平章事，六月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九月兼修國史。

熙寧九年丙辰（五六歲）：復乞退，十月以使臣罷判江寧府。

熙寧十年丁巳（五七歲）：以使相爲集禧觀使。

元豐元年戊午（五八歲）：正月進尚書左僕射，封舒國公集禧觀使。

元豐二年己未（五九歲）：居鐘山。

元豐三年庚申（六十歲）：居鐘山，九月賜特進改封荊國公。

元豐四年辛酉（六一歲）：居鐘山。

元豐五年壬戌（六二歲）：居鐘山，進字說。

元豐五年癸亥（六三歲）：居鐘山，公被疾。

元豐七年甲子（六四歲）：居鐘山，舍所居舍爲寺。

元豐八年乙丑（六五歲）：居鐘山，三月詔特進司空。

哲宗元祐元年丙寅（六六歲）：居鐘山，四月卒，贈太傅。

第四節 嗜好與個性

後人之於荆公，褒貶任聲，抑揚失實，每發憤激之詞，抒一偏之見；譽之者登之青雲，讚爲天人，毀之者視若寇讐，斥比奸邪，何相去之懸殊，而眾口之不足憑邪？信哉夫子之言：「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後世庸儒，德不加修，學不躬蹈，以不遜之口，出率爾之言；信口雌黃，羌無故實，引經失據，遂落言筌，匪貽妄誕之譏，更致失言之過。「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吾於荆公得之矣。今謹先就荆公之嗜好，以進窺其爲人之大端焉。

夷考載籍，其性之所好，約有四端，曰山曰水，曰棋曰佛，今再析以論之：

安石性耽山水之趣，其性然也，其領集禧觀使而歸臥鍾山之側，乃放浪江湖，寄跡林泉，或騎蹇驢而出，遊於翠嶺重山，或泛湖溝以行，盪乎碧波逝水；怡情悅性，忘懷得失，乘興所至，近乎無心。彥周詩話載：「荆公愛看水中影，此亦性所好，如『秋水寫明河，迢迢藕花底』。又桃花詩云：『晴溝漲春淥周遭，俯視紅影移魚舳』，皆觀其影也。其後云：『攀條弄芳畏日晚，已見忝雪盤中毛』，事見家語。」此其明證。「仁者樂山，智者樂水」，仁且智，荆公之謂歟？

語其好棋，則有過於吟詩，〈對棋呈道源〉詩云：「北風吹人不可出，清坐且可與君棋，明朝投局亦未晚，從此亦不復吟詩」。於此可見一般。遯齋閒覽嘗論其棋品云：「荆公碁品殊下，每與人對局，未嘗致思，隨手疾應，覺其勢將敗，便斂之，謂人曰：『本圖適性忘慮，反苦思勞神，不如且已』。與葉致遠敵手，嘗贈致遠詩云：『垂成忽破壞，

中斷俄連接』，是知公碁不甚高。又云：『諱輸寧斷頭，悔悞仍搏頰』，是又未能忘情於一時之得喪也。」雖詆爲未能忘情，然苕溪漁隱有言：「介甫有絕句云：『莫將戲事擾眞情，且可隨緣道我贏；戰罷兩奩收黑白，一枰何處有虧成』，觀此詩，則圖適性忘慮之語，信有徵矣。若魯直於碁則不然，如『心似蛛絲遊碧落，身如蝸甲化枯枝』，則苦思忘形，較勝負於一著，與介甫措意異矣。」苕溪之言是矣，然猶有未盡焉爾，豈僅適性忘慮，直是因棋悟道，直指本心之語矣。故釋惠洪冷齋夜話記道士之言曰：「彼亦不敢先，此亦不敢先，惟其不敢先，是以無所爭，惟其無所爭，故能入于不死不生。」舒王評爲「碁隱語」，誠爲一針見血，悟道有得之的論也，苟非深邃於理，焉能語此？

宋朝佛學盛行，大儒如周張程朱輩，陽儒而陰釋，殆無不受其影響，王安石自亦不能免於環境之薰陶洗染。罷相後居金陵，時與禪僧往來，過從甚密，非唯筆下翰墨，時露機鋒，佛理禪味，夾雜間出，甚且著字說而雜釋論，撰經解以疏楞嚴，雖書久佚，而其嗜佛之衷，則爛然可知，由好而樂，乃能深造有得。

原其治佛之始，或謂起於張方平，宋稗類鈔載：「王荊公嘗問張文定：『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亞聖，自後絕無人，何也？』文定言『豈無？只有過孔子上者。』公問是誰，文定言：『江南馬大師，汾陽無業禪師，雪峰、岩頭、丹霞、雲門是也。儒門淡薄，收拾不住，皆歸釋氏耳』，荊公欣然嘆服。」

品藻安石之性行，亦有四言：一者愛才好士，二者強伎自用，三者學富才贍，四者淡泊名利。

（一）愛才好士

荊公倡行新法，爲天下先，言天下之所未嘗，任大臣之所不敢；平生志意，里仁是尚，分官任職，唯才是用；上仁宗書洋洋萬言，一皆以選賢與能爲務，惓款之誠，於斯見矣。紫微詩話載王荊公嘗寄正獻公書云：「備官京師二年，鄙吝積於心，每不自勝，一詣長者，即

廢然而反。夫所謂德人之容使人之意消者，於晦叔得之矣。以安石之不肖，不得久從左右，以求其放心而稍近於道，猥以私養竊祿，所以重貪污之罪，惓惓企望，何以勝懷！因書見教，千萬之望。」其慕義向道之心如此，故其友侶，有德行醇粹，藹然仁者如曾子固者；有曠達率真，斐然成章如蘇東坡者；有道意淳熟，百事過人如俞秀老者；有耿介絕俗，孝悌忠信如孫少述者。

荆公有詩〈傷杜醇〉曰：「隱約不外求，耕桑有妻子；藜杖牧雞豚，筠筒釣魴鯉」。〈弔王致〉曰：「老妻稻下收遺秉，稚子松間捨墮樵」。困學紀聞評曰：「二人，四明鄉先生也，固窮守道如此，今人知者鮮矣！利慾滔滔，廉恥寥寥，孰能景慕前賢哉！」翁元圻注此條引全祖望之語曰：「四明慶歷五先生曰：大隱楊先生適石臺，杜先生醇西湖，樓先生郁鄞江，王先生致鄞江，猶子桃源先生說也；荆公令鄞時皆所尊禮。」詩人玉屑卷十亦記「荆公以三詩取三士」曰：「復齋漫錄云：王公韶少日，讀書於廬山東林裕老庵，庵前有老松，因賦詩云：『綠皮皴剝玉嶙峋，高節分明似古人。解與乾坤生氣概，幾因風雨長精神。裝添景物年年別，擺掉窮愁日日新。惟有碧霄雲裏月，共君孤影最相親。』王荆公爲憲江東，過而見之，大加稱賞，遂爲知己。苕溪漁隱曰：蔡寬夫詩話云：廬龍圖秉少豪逸，熙寧初遊京師，久不得調，嘗作詩曰：『青衫白髮病參軍，旋糶黃糧置酒樽。但得有錢留客醉，那須騎馬傍人門！』荆公一見曰：『此定非碌碌者。』即薦用之，前此蓋未嘗相識也。又石林詩話云：劉季孫初以右班殿直監饒州酒，荆公爲憲江東，巡歷至饒，按酒務，始至廳事，見小屏間有題小詩曰：『呢喃燕子語梁間，底事來驚夢裏閑！說與傍人應不解，杖藜攜酒看支山。』大稱賞之，即召與語，嘉歎久之。升車而去，不復問務事。荆公以三詩取三士，其樂善之心，今人所未有也。吾故表而出之」又如「蔡天啓初見荆公，以能暗誦韓文南山詩，見知於荆公」（艇齋詩話）。因能騎惡馬，乃以「蔡子勇成癖，能騎生馬駒」稱之，又作詩曰：「身著青衫騎惡馬，日行三百尚嫌遲。心源落落堪爲將，卻